**一**

·孔子集前古學術思想之大成，開創儒學，成爲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主要骨幹。北宋理學興起，乃儒學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僅能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並亦可謂其乃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

·然儒學亦僅爲中國傳統文化中一主幹，除儒學外，尚有百家眾流。

·而孔子、朱子矗立中道，乃成其為其他百家眾流所共同批評之對象與共同抨擊之目標。

·自有朱子，而儒學幾成獨尊。

**二**

**今當自孔子以後迄於朱子，此一千七百年來之儒學流變，與夫百家衆説之雑出，先作一概括之敘述。**

**先秦至漢**

·荀子時稱儒分爲八，然惟孟、荀稱大宗。

·漢興，百家眾流，漸趨消失，惟儒、道、法三家鼎峙成三，儒家猶若尚居之後。

·先秦儒貢獻主要在理想方面為多。

·漢儒董仲舒力言“復古更化”，復古乃復周之古，更化則更秦之化。

·此下漢儒一般意向，均重在本歷史，言治道。

·漢儒尊經尤重於尊儒，先秦儒在漢儒心目中，亦屬“百家言”。

·漢儒固無偉大特創之政治理想與傑出政治人物，然定法制，垂規模，坐而言，即繼以起而行。

·漢儒治經之功，一則曰纂輯，再則曰訓詁，又後而有章句，始於全經逐章逐句，一一解釋。

·漢儒之為功於當時者，一為治道之實績，一為傳經之專業。

**三**

**六朝及唐**

·大體言之，東晉南朝雖屬偏安，其政府體制，朝廷規模，尚是承襲兩漢，大格局尚在。而釋、道盛行，門第專擅，治道無可言。故其時南方儒，只有沿襲漢儒傳經一業，抱殘守缺而止。

·而北方諸儒，其所用心，言治道更重於言經術。

·南、北朝儒，乃是分承漢儒之兩面。

·就《貞觀政要》一書而言，亦可謂多屬粹然儒家之言，此乃上承漢儒及北朝諸儒言治一業而來。

·唐代經學之衰，實尚遠較兩晉南北朝為甚。

·佛教已成一枝獨秀。

·在唐代人觀念中，從事政治，實遠不如漢儒所想之崇高而偉大。

·次則唐代人之進身仕途，經學地位亦遠不如文學地位之高。

·故就唐一代言，可謂無醇儒，亦無大儒。

·東漢至唐，大門第迭起，實尚保存有儒家相傳修身治家之風範與規格。自唐中晚之際，大門第相繼崩潰，此種規格與風範，漸已不復存在。

**四**

**宋**

·理學在宋儒中亦屬後起。

·理學興起以前之宋儒，已與漢儒有不同，可稱爲已具有回復到前秦儒的風氣與魄力。

·宋代開國，絕不能和漢唐相比，當時諸儒所懷抱，似乎還脫不了一番撥亂世的心情。

·宋儒學說，一是政事治平之學；其次曰經史之學，其與政事治平之學相表裏；又次曰文章之學。

·較漢儒，宋儒經學多能於每一經之大義上發揮。經義即所以治事，治事必本于經義，則意義更明確，氣魄更宏大。

·喜開新徑，創新解，立新義，與漢儒治經風規大異，亦近似先秦儒。

·史學尤是宋儒之擅長，顯較唐儒為盛，亦好創立議論，不專于纂輯敘述考訂而止。

·文章之學乃承唐韓愈之古文運動而來。

·就文章論，漢代在辭賦，唐代在文選，皆在儒學範圍之外。惟宋儒始綰文學與儒術而一之。

·尤可注意者，北宋諸儒之多泛濫及於先秦之子部。

·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稱，與漢唐儒并稱周公孔子者，大異其趣。

·亦可謂漢儒乃經學之儒，而宋儒則轉回到子學之儒。故宋儒不僅有疑子，亦復有疑經。宋儒之意，多貴於獨尋遺經，自造一家之言。

**五**

**宋代之理學**

·理學開山，四巨擘：周敦頤濂溪、張載橫渠、程顥明道、程頤伊川。

·此四人中，惟二程尚差與漢唐說經儒較近。蓋此四人之為學，經籍固所究心，子部亦頗涉及，惟其志不在此。至於文史之學，似更淡遠，而於文章為尤甚。

·濂溪之學在當時，縱謂乃是一種隱士之學，亦無不可。

·北宋諸儒實已為自漢以下儒統中之新儒；而北宋之理學家，則尤當目為新儒中之新儒。

·北宋諸儒，只重在闡孔子，揚儒學，比較近似置老釋於一旁。凡政事治平、經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學，皆所以修其本。

·亦可謂北宋諸儒乃外於釋老而求發揚孔子之大道與儒學之正統，理學諸儒則在針對釋老而求發揚孔子之大道與儒學之正統。

·外王之學，宋前期勝於後，内聖之學，則似後勝於前。

·明道之學雖一本諸六經，實亦泛濫出入於百家與釋老。先則兼通旁求，後則歸於一本。伊川之學，與明道大同，惟見兩人爲人之有異，亦見兩人爲學之有異。

·橫渠其學之傳不廣，遠不能與二程伊洛相比。

**六**

**朱子之集理學、宋學之大成**

·至朱子，乃始推尊濂溪，奉爲理學開山，且又極盛推橫渠。

·後人言北宋理學，必兼舉周、張、二程，然此事實由朱子。

·康節長於數學，然二程於此頗忽視。朱子認康節與伊洛異趨，亦以康節列六先生之一，此在理學傳統内。

·朱子作綱目繼資治通鑒，其意蓋欲以史學擴大理學範圍。

·朱子理學疆境，較北宋四家遠為開闊，集北宋理學之大成。

·朱子於政事治道之學，理學界中最特出。

·經學實不爲理學諸儒所重視，雖亦時有說經之言，乃借之自申己意，多無當於經文之本旨。程、張乃以理學說經，北宋諸儒則以經學說經。朱子經學，繼踵北宋諸儒。

·於文學，理學家中惟有朱子精妙文辭，其他則鄙視文學。

·子集之學，濂溪只稱顔子，二程以孟子為限斷。

·朱子於莊老兩家頗多發揮，不全加廢棄。朱子亦極重注疏，於古注非一味推崇，亦重專家與師説。

·理學家風氣，正在要論道，朱子將論道與解經分開。

·朱子意實欲融貫古今，匯納羣流，采擷英華，釀製新實。不僅欲創造出一番新經學，實欲發展出一番新理學。

·惟朱子，一面最能創新意，一面又最能守傳統。

**七**

**朱子學術思想大概**

·朱子學主要兩部分：理氣論、心性論。

·理氣論略當近於近人所謂宇宙論及形而上學，心性論乃由宇宙論形上學落實到人生哲學上。

**理氣論**

·二程於宇宙論形上學方面較少探究，濂溪、橫渠則於此有大貢獻。

·朱子之論理氣，主要根據為濂溪之《太極圖說》，而以橫渠《正蒙》為副。

·朱子論宇宙萬物本體，必兼言理氣。氣指其實質部分，理則略相當於寄寓在此實質内之性，或可説是實質之内一切條理與規範。

·朱子雖理氣分言，但認爲只是一體渾成，而非兩體對立，則亦自無先後可言。但若有人堅要問個先後，朱子必言理先而氣後。

·必言天地本始，朱子似無此興趣。

·宇宙唯物的主張，朱子極力反對。宇宙唯理的主張，亦表反對。

·朱子之學，重在内外本末精粗兩面俱盡，單憑虛理，抹殺實事，亦不之許。

·理是一，氣是多；理是常，氣是變。沒有多與變，便看不見一與常。

·朱子理氣一體之宇宙觀，在理學上前所未有。

·朱子解經極審慎，務求解出原書本義。但亦有時極大膽，極創闢，似與原書本義太不相干。

·朱子推崇濂溪在“太極”之前加上“無極”二字，但說天即太極，究不如説天即理之遙爲恰當。

·從宇宙界說，是理在氣先；從人生界說，則又氣在理先。

·則宇宙萬物究竟從何而來，朱子不再向上推。

·易經與道家言，本屬相通。朱子之宇宙論，既是淵源於濂溪之《太極圖說》，故亦兼通於《易》與道。

·在宇宙形上界，理是無情意，無計度，無作用。但一旦落到人生行下界，人卻可以憑此理來造作，理乃變成了有作用。如是則又從莊老道家轉回到了孔孟儒家來。可謂在宋代理學家思想中實已包進了道家言，而加之以融化。

**八**

**心性論**

·性屬理，心屬氣，必先明白了朱子的理氣論，始能探究其心性論。

·孔孟書中不見“性即理也”之語，只因宋代理學家敢於說從古未有人說的話。伊川說此話，也與朱子之説有不同，主要在發揮孟子性善論，偏重在人生界。

·朱子則用來上通之於宇宙界。朱子把莊老道家精神已盡量接受，而確然轉成其為儒家義。

·由理降落為性，已是移了一層次。朱子說理氣合一，故說性氣不離。又主理氣分言，故說性氣不雜。

·工夫乃全從人生界立説，言宇宙界，則無工夫可用。惟在人生界用工夫，仍必上通宇宙界為歸極。宇宙界與人生界，自朱子理想言，仍舊是一體兩分，而非兩體對立。

·釋氏禪宗主張性空理空，朱子則說理必附氣、性必附心。理實非虛。一虛一實，為朱子分別儒釋疆界一大鴻構。

·朱子論宇宙界，似說理之重要性更過於氣。但論人生界，則似心之重要性尤過於性。

·落到人生界，要由人返天，仍使人生界與宇宙界和一，則更重在工夫，工夫則全在心上用。

·應從自然界發出人爲，又應從人爲中回歸自然。並應從人爲中發展出自然一切可能與其最高可能。

·性理之學正即是心學，一切對性與理之認識與工夫，將全靠心。

·人生文化方面之理，亦即在宇宙自然之理之中，於“性即理”一題已交代。人心能明覺此理，一面可自盡己性，一面可上達天理，則既可弘揚文化，亦可宣贊自然。儒家精義之所異於老釋異端者在此，而理學家之終極目標亦在此。

·從宇宙界言，似乎理乃是一主宰。但此一主宰，乃是消極性的。就人生界言，則心能主宰理，即是能檢點此理，配合於人生理想，而使其盡量獲得發揮。

·以上是朱子雜引了橫渠、康節所説，以見心能檢性，性卻不能檢心。心能包性，性卻不能包心。

**九**

**宇宙之仁**

·亦可謂理屬體，心則主要在用，在工夫論上，故尤為理學家重視。

·若說陸王心學乃是專偏重在人生界，程朱理學則兼重人生、宇宙界，庶較近實。

·朱子看天地，似乎認其在有心無心之間。

·儒家不認無是天地之本。

·朱子專從心之生處、心之仁處着眼，至是而宇宙萬物乃得通為一體。由朱子言之，則此宇宙大整體乃是一至仁之體。

**一〇**

**宇宙之神**

·亦可謂理與氣乃此宇宙之體，仁與神乃此宇宙之用。

·朱子論鬼神，大體本之張、程，惟謂程說不如張。

·心是氣之精爽，神是氣之光彩。

·天地人物只是一體。

·鬼神者異趣，但朱子乃仍必追溯之於古經籍，而一一為之會合開說。

·朱子從大傳統中醖釀發展其思想，而亦不自知其為創見與自立說。孔子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後代大儒，實惟朱子似之。

·蓋北宋理學諸儒，能言宇宙界者，端推濂溪、康節、橫渠三家，二程則較遜。朱子會通三家，大要言之，不外是“一體兩分，兩體合一”。

**一一**

**聖人難爲論**

·亦可謂理學即是一種希聖希天之學。

·朱子所意想中之聖人，乃是連結宇宙界與人生界而合一說之。朱子又深於史學，故其所意想中之聖人，又是會通古今歷代人事之興衰治亂而融貫說之。

·朱子乃以德行、聰明、才能、事業四者並重而稱之爲聖人。乃以傳道治國與裁成輔相天地之道，繼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而稱之爲聖人。

**一二**

**人心之仁**

·宇宙是一個有生氣或說有生意的宇宙。

·主張要認識此心，應“近裏著身”即從自己心上認取。朱子對北宋理學，有博采諸家處，有獨出己見處，即二程亦不屈從，此可為一極好之例子。

·朱子最重解釋字義，其解釋字義處，即是發揮道理處，此復與從來經學家之所謂訓詁有不同。

·只從愛上說，則易入易捉摸。但不可便喚愛做仁，此猶如不可便喚覺做仁。

·理學家中善言人心者莫過於朱子。

**一三**

**人心之誠**

·仁可分爲宇宙之仁與人心之仁兩面說，朱子論誠亦然。

**一四**

**天理與人欲**

·然而心多有不仁不誠之時，甚至有不仁不誠之人，此則必有害其仁與誠者。

·理學家無不辯天理與人欲。朱子論陽不與陰對，善不與惡對，天理亦不與人欲對。

·如忽然有人欲後起，朱子則説是“沒巴鼻生底”，那是説無來由底。

·人欲還是無端而起，不能亦謂之由天生。

·理與事分言，理屬於宇宙界，事屬於人生界，亦略如理氣分言，備見精密。

·朱子教人，不要在懸空中認討天理，只就心上理會，只在日用之間此心天理人欲之交界處來理會。只在事事物物中，此心之一動一靜處來理會。

·朱子只教人各就自家日常生活中討取，平平恁地做工夫。後人乃謂宋儒以理殺人，又要泯去天理人欲分別，有認放縱人欲即是天理者。

**一五**

**道心人心論**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見於《偽古文尚書》，宋代理學家極重視此十六字。

·凡說成兩體對立者，皆非朱子說。故人心道心，非有兩心，只是在一心中有此區別。

·朱子思想，儘多先後遞變處，在先如此說，在後或如彼說，大抵總是后勝於前，此乃是朱子自己思想之轉進。

**一六**

**朱子功夫上各論點**

**論敬**

·有此本體，始得有此工夫。亦因有此工夫，始得完成此本體。此亦是一而二、二而一者。大體言之，理學諸儒，於本體上爭論尚較少，在工夫上，在修養方法上，則分歧較多。

·朱子言敬，乃是直承二程傳統。

·大抵漢以下諸儒，因於統一盛運之激動，都更注重在修齊治平之實際事務上，較少注意到本源心性上。魏晉以下，莊老道家代興，釋教繼之傳入，他們在兩方面成績上，似乎超過了漢儒。一是有關宇宙論方面，其二是關於心性本源方面。

·二程提出敬字，舉為心地工夫之總頭腦、總歸聚處，而朱子承襲之。

**一七**

**論靜**

·朱子對於程門相傳靜坐工夫，乃及守靜澄心諸說，實頗不重視，抑且言外時露反對之意。

·朱子非不言靜，惟所言各有所指，各有分際，學者當分別細觀。

**一八**

**論心地修養工夫**

·謂理學受禪宗影響則可，謂理學是禪學則大不可。

**一九**

·朱子心中所想之顔子，乃與東漢以下迄於北宋理學諸儒所想象者有絕大之不同，乃是一剛健果決，具有一種極强之内力，能勇猛精進，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

·朱子批評持靜工夫只是持守，未能保得内心一無人欲之潛在。

·讀朱子書，當知須注意兩事，一注意其立言先後，乃可明白其思想之轉變。一注意其立言異同，乃可明白其言之或彼或此，各有所指，與其融合會通之所在。

·漢唐儒乃以經學上之訓詁注疏工夫來認取此一現成道理，而理學家則從心地修養靜敬工夫來持守此一現成道理。要之皆是坤道下一截工夫。

·朱子實亦有爲儒學創出一新局面。欲深識朱子此一番用心者，上面當看其聖人難爲論，下面當看其格物致知論。

·陽明抛棄了格物講致知，此知字限在不學而知之良知上。

·此下儒家中最富重智精神，能真達到孔子仁智並重之教者，實當推朱子爲第一人。

·釋氏僅能克己，儒家則克去己私而不落空，事事皆落實在腔窠内，即事事有規矩準繩，此亦儒、釋疆界。

·理學家總不免過分重視了理，而輕視了禮。惟朱子時時加以分辨，謂禮即天理之節文，有規矩準繩，使人實可遵循。

**二〇**

**論立志**

·朱子指點人修養方法，每進益平實，使理學成爲一種常人之通學，此亦是朱子思想之日益轉進處。

·象山教人立志，朱子晚年亦教人立志，此見朱子肯兼取陸學之長。但陸學只言立志，不言學，故朱子特舉五峯說以救其弊。

·朱子晚年思想力趨簡易而又更達會通處。

·朱子言心學工夫，最於理學家中爲細密而周到。

**二一**

**格物之說**

·朱子論心學工夫最要着意所在，則爲致知。懸舉知識之追尋一項，奉爲心學主要工夫，此在宋元明三代理學諸家中，實惟朱子一人爲然。欲求致知，則在格物。

·朱子認爲内外本末，須一以貫之。

·居近而論，理學家所標出之格物一義，亦必至於朱子而始得其大成。

·其最後結論，即見於《大學章句》之格物補傳。

·必直探朱子之理氣論，乃見朱子格物補傳立意之所本。朱子又辨“格物”與“致知”兩語有不同。

·即如陽明格庭前竹子，正是無端緒尋物去格也。

·一、朱子所論格物工夫，仍屬一種心工夫，乃從人心已知之理推廣到未知境域中去。二、人心已知之理，如慈孝，如見牛而發不忍之心等，推廣所至，則禮樂制度治平之道，以及宇宙造化，種種物理現象，皆包括在内。三、朱子所論理，認爲萬理皆屬一理，理不離事物，亦不離心。理必寓於事物中，而皆為吾心所能明，所能知。四、人心自然之知，如慈孝，如知不忍，非即是窮理後之知，必待窮理以後之知，乃始爲透底徹骨之真知。五、專務於内，從心求理，則物不盡。必心物内外交融，達至於心即理之境界，始是豁然貫通之境界。

·故格物是零細做工夫，而致知則是得到了總體。

·若從現代觀念言，朱子言格物，其精神所在，可謂既是屬於倫理的，亦可謂是屬於科學的。

**二二**

**朱子象山相異**

·其實兩人異見，亦正在心學上。

·“傳心”之說，朱子實已早發在前。

·朱子言人心之體，從大處説來，無内外，無古今，古聖賢所說，乃“先得吾心之同然”，此則同是一心，不須分別。

·就聖人言，則聖人之道固一本於聖人之心。就後之學者言，則必學聖人之道而後乃能知聖人之心。此一曲折，便會轉入二陸所謂支離與精微的路上去。

·若極言之，孝弟可以通神明，忠恕可以達一貫，但其間必經過大學一番格物之教，講學窮理，大有事在。

·當時理學家風氣，過分看重了心，看輕了事。

·朱子雖宗二程，然言下竭力要泯此内外本末之隔閡。

·象山極重明道，而於伊川則頗致不滿。朱子之言象山，在朱子意，亦同樣主張一切須自我胸中流出，亦主張萬法都從心中流出，但又另開一面，外面流入，來廣大己心，發明己心。此一面，象山則謂是支離。

·在朱子心目中，象山地位極高，朱子欲與象山密切講論以歸一是，並時欲對彼我兩家異見得一調和。

·總是要本末内外一貫交盡。惟此一項工夫，卻甚難達到一恰好恰中之境界。往往不偏在這邊，便偏到那邊。

·朱子所爭，乃在知了尊德性以後，還須得道問學。

·朱子在理學傳統中，意欲恢弘疆宇，廓開道路，把求知精神與博學精神充分加入，則此兩家意見，自難調和合一了。

**二三**

**論禪學**

·朱子闢禪，其實乃所以矯理學之流弊。其闢禪處，皆是針對當時理學作諍救。

·指出禪家參話頭工夫之真實意義，即在所謂摩擦此心，剝盡外皮，精光獨露。

·以敬義夾持格物窮理來代替了禪家之參話頭。朱子意，要把一套新的儒學與理學來代替出自唐以來直到當時在社會上普遍流行的那一套禪學。

·言禪家所認識之心，實與儒家所認識者大有不同。

·朱子自比其闢佛闢禪，如孟子之闢楊墨。

·然朱子又常稱道禪林中人。

**二四**

**論爲學、讀書**

·朱子論心學工夫，每從一體之兩面會通合說。其論爲學工夫，亦復如是。

**二五**

·理學家中，正式明白主張教人讀書，卻只有朱子一人。

·讀古人書，非務外爲人，爭古人之是非。乃欲擴大自己心胸，多聞多知，也該容古人開口説他底道理。但也不是要捨己以徇，乃求個融會，以益期於至當之歸。

·朱子教人讀書，乃是理學家修養心性一種最高境界，同時亦即是普通讀書人一條最平坦的讀書大道。理學之可貴亦正在此。

·孔子集古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孔子以下諸賢之大成。其主要點只在求能述，而不敢自居於作。但能真述，則其功倍於作。

**二六**

**朱子學術成就**

·經學爲儒學之主幹，自漢迄於北宋無變。

·朱子明謂：今日理學家說經，其害已過於漢儒。又謂：他禪家儘見得，而今學者不知。朱子對當時理學家說經流弊之盡力掊擊，實已遠超於後人之攻擊理學者之上。

·朱子既主《易》爲卜筮書，因而注重到《易》中之象數，反似更重過於《易》中之義理。

·抑且朱子論《易》，除《易》之本論外，大而至於無極太極，先天後天，又下而至於如世俗所流行之《火珠林》、《靈棋課》之類。

·宋儒能自出己意，有所發明，是其長。爭立門戶，使學者無所適從，是其短。不僅《詩》學如此，其他經學亦然。不僅治經學者如此，即力理學亦復然。

·朱子精擅文學，其治《詩》，亦主張從文學參入。

·理學家最不重文學，不知文學中亦自有文學之理。

·朱子於經學中特重禮，其平生極多考禮議禮之大文章。一曰貴適時，不貴泥古，一曰禮文累積日繁，貴能通其大本。其要不在考禮，而在能制禮。

**二七**

·在宋代理學家心中，《四書》亦即是經學，而《四書》之地位，尚尤較其他諸經爲重要。首先提出《四書》而賦予以極崇高之地位者爲二程。

·乃謂《四書》爲朱子全部學術之中心或其結穴，亦無不可。

·朱子乃是把當時之理學來代替了漢唐之經學。不免有許多自立自説之處，此乃是一種理學精神。

·朱子亦不認二程說爲盡得孔孟之本旨與正義。

·理學與經學之主要集中點，應在能發明孔門義理。

·理學流弊所及，大家競創新義，不免於孔孟大傳統精神時有走失。朱子《四書》學主要工作，乃在發明孔孟精義，而使理學新說與孔孟精義緊密貫通。

**二八**

·在理學家中，能精熟史學者，實惟朱子一人。

·朱子認爲漢唐開囯，一切皆本之私意。

·朱子於著史、論史外，尤長於考史。

**二九**

·朱子論學重博通，重一貫，故能言及於文學。

·朱子既揭文道合一之論，以文學通於經學，又進一步以文學通之於史學。

·朱子重視亂世之文尤過於衰世之文。

·朱子論詩，則謂古今有三大變。

**三〇**

·當時理學家風氣，爲學務求一出於正，於旁雑之學皆欲刪薙。即文史之學，亦尚以旁雜視之。學術影響於生活，故理學家常不免有拘束枯燥之嫌。

·朱子所不滿於秦漢以來之儒者，爲其窮理之未精。其留心於諸藝，乃爲其亦皆有理寓焉，於格物窮理之中，固不妨有玩物適情之趣。

·可見藝術欣賞之與道德修養，亦不妨有時分歧別出，但最後終貴能會歸而一致。朱子評書法，亦一如其評文章，皆從文藝表現而直透到心術精微，而其襟懷之寬宏，與其趣味之肫摯，其風度高卓，雖屬小節，亦可見其德性修養之所至。

·朱子於書法外，亦好繪事，並亦自能作畫。

·朱子世間方伎雜術百家小書，雖不輕易苟從，亦不一切鄙斥。蓋理學家言理，每偏於嚴而窄，朱子則主和而通。

·朱子於自然科學貢獻，最值提起者，爲其因化石而推論及於地質演變之一端。

·朱子於自然物理，極富興趣，雖微末小節，亦所不忽。

**三一**

**朱子學流衍**

·朱子之學，既廣博無涯涘，又其所追求嚮往之最後目標，更爲高遠。

·朱子之不獲大昌於後，實與國運世運互爲因果，較之孔子身後，殆更爲不幸。

·此下明代理學，乃是一不絕如縷之局面。

·王學昌行，朱學消沉，至東林始有由王返朱之意嚮。明代朱學流衍，惟羅欽順整菴一家，所得較深。

·明末最能發揮兩宋理學周張程朱之傳統者，爲王夫之船山。

·清初學術界，多彩多姿，異說蠭起，精神壯闊，依稀使人重覩先秦與北宋之遺風。

·清廷於其時乃一意提倡宋學，並特尊朱子。

·朝廷刻意崇揚於上，而學術界乃肆力反對於下。謂程朱“以意見爲理而禍天下”。

·在乾嘉時，堅立漢宋壁壘，深斥宋儒，亦由有激而起。其上則激於清廷之尊宋，其下則激於媚清以求顯達者，羣奉朱子爲正學而嚴斥陸王。

·民國以來，讀書博古之風已息，言學者僅知有清儒，於清儒中僅知有乾嘉，於乾嘉學中僅知有考據。

**三二**

**研究朱子學之方法**

·今言研究朱子學之方法，則莫如即依朱子所以教人讀書爲學之方，以讀朱子之書，求朱子之學。

·朱子教人讀書，必以熟讀其人之本書正文爲主。

·朱子書分兩大類。一爲其著述書，最爲後世傳頌，又一類爲其文集與語類。

·蓋《語類》乃是朱子五十後晚年學問思想所薈萃，而又隨問流露，活潑生動，委悉詳備。

·門戶之見，實爲治朱學者一絕大之障蔽。

·若徒務博涉，不知反己，此恐不爲能善學朱子，並亦將爲朱子所不許。